

## 跨文化的旅程，風光迤邐

許以心\*



非常感謝國科會人文處《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的邀請，讓我有榮幸分享自己的學習歷程。我的專長是十七、十八世紀英國文學與東亞莎劇，此次能夠得到吳大猷先生紀念獎對我而言是難以言喻的鼓舞，深深感謝領域前輩不吝給予這個莫大的肯定。我期許自己能夠在未來如同領域中耕耘的前輩一般提攜後進、貢獻所學。

能夠徜徉在各國文化與文學的世界裡，是我一生至幸。青年時期，我對於中國古典文化充滿了憧憬與興趣，愛讀古詩詞，常跑到重慶南路的三民書局、天龍書局、商務書局等地泡上一整天讀古文，然後再跑到小書齋翻看歷代名家書法字帖，暢想自己日後能夠成為書法教室的老師。十三歲時，第一次看到英

\* 國立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暨研究所副教授

文字母 ABC，發現同學們都已經學過發音，覺得自己起步比別人慢，所以特別奮發苦讀。高中時有一日在圖書館翻到一本介紹英國文藝復興時期的科普書，書中敘述了高潮迭起的都鐸王朝更迭史，極為引人入勝，從此又多了一個令自己神往的文化。大學時期，因為臺灣譯介日本大河劇和其他古裝劇的風潮正盛，透過觀劇對日本上代、平安時期、安土桃山時代、戰國時代產生極大興趣，故而在大二申請輔修日文，同時開始閱讀三島由紀夫等人的小說作品。同時，遇到學術上的啟蒙恩師——臺大外文陳玲華老師。在老師的指導下，進行國科會大專生計畫，以比較文學視角討論忒奧克里托斯 (Theocritus) 的《牧歌》與平田源吾《北投溫泉誌》中收錄之俳句中的空間詩學。大四時擔任當時臺大東亞文明研究中心成員之一的張寶三老師工讀生，接觸日本漢學，也在張寶三老師的指導下以「日本《懷風藻》謙詩對《詩經》二〈雅〉之容受、理解與運用探究」為題，進行第二次大專生計畫，並在畢業前通過日語一級檢定。於英國倫敦大學學院 (UCL) 求學期間，適逢韓流崛起、大韓民國政府積極於海外拓展韓語教學，故有機會在駐倫敦韓國文化中心免費修習了初級至高級的韓語課程。博士畢業回臺後與韓籍外子結婚，為緩解外子思鄉之情，韓語成為了過去十年的家庭語言。

因為對東西方文學都抱持深愛，如何在廣袤的學海中找尋專精的領域一直是求學時期的大哉問。中英日韓等語言與文化的灌澆，開拓了我的視野、豐富了性靈，但也因為難以在四種語言中找尋共通點，而時常感到徬徨迷惘。在確定追尋英國文學研究的道路之後，亦常常自問，對他文化的涉獵，會不會分散了研究的能量？在學習日語、韓語時，也不免暗暗自責是否犧牲了精進英文的時間？同時，內心總有個自我審查的聲音：務必要力求專精、以免顯得廣泛但缺乏核心主軸。這一切的質疑與不安，在我遇到東亞莎劇改編這個研究領域後，忽然柳暗花明、豁然開朗。舊時累積的語言基礎，如同瓜熟蒂落般有了用武之地。無論是改編成甲午更張之後大韓帝國時期的《哈姆雷特》、嫁接《平家物語》的《羅密歐與茱麗葉》、歌舞伎《第十二夜》、能劇《馬克白》等，無一不是跨文化激盪出的火花，而語言作為跨文化的研究工具，則成為我瞭解並爬梳東亞莎劇展演的助力。甚至，跨文化的研究視角亦能讓自己向所屬的家國土地貢獻微薄之力，讓我得以在先行研究的基礎上，建構日本殖民時期臺灣莎士比亞演劇史，將已知劇目擴充至八種、上演紀錄至二十一筆，替已知的上演紀錄增添細節及討論各演出的時空背景、揭示帝國體制下文本的跨域流動，並將臺灣莎士比亞接受史上推至 1945 年以前。

學術路上，若非眾多師長、前輩給予幫助和提攜，絕無可能堅持至今。回首來時路，衷心感謝在我因心臟問題而幾度休學時給予支持的博班指導教授保羅·戴維斯（Paul Davis），那段對前景感到無望的經驗，隨時提醒著自己要給予學生足夠的關懷。菜鳥時期，因為加入臺莎會與臺灣西洋古典、中世紀暨文藝復興學會，獲得了服務學會的機會，開始嘗試克服社交恐懼，參與社群，謝謝領我進入莎學會的邱錦榮老師、給予我機會擔任臺莎會祕書長的蘇子中老師、容我忝任臺莎會副會長的陳芳老師、讓我擔任臺灣西洋古典、中世紀暨文藝復興學會財務長的王儀君老師，以及兩個學會在行政和學術業務上都讓我學習甚多的理監事老師們。需要感謝的師長學友尚有太多太多，雖難以一一書寫列舉，但種種恩情常在我心，不敢或忘。同樣難忘的，還有助理們的辛勞和合作對象及團隊的支持。期許自己常懷積極上進的態度治學，以笑容面對挑戰，以前輩和同儕為楷模，持續在學術道上前行。